



年份原浆®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有奖征文

打工记

(桐城) 黄永明

1993年，逃学威龙的我，随同南下的打工大军，辗转沿海经济开发区一带。无锡，便是我打工生涯的第一个驿站。

果然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骨感，眼之所及，瓦墟丛生，满目疮痍。一种凄凉感陡然而生。

既来之，则安之！于是，我们动手安营扎寨。废弃的石棉瓦成了我们遮风挡雨的一堵墙，废弃的杂草，成了我们温存的席梦思……

翌日，包工头驱车而来，表达概要，工资一月一结，工薪是11元/天……相比较8元/天，到了年关岁尾还是打白条的老家一带，工友们知足，笑容灿烂，奔走相告。

余生第一次凭双手挣钱，顿生成就感。护泥，挑土，挖涵洞，一点不含糊，也一点不惜力。一天下来，磨成血泡的手，像极了鸡爪，一时半刻舒展不开来。是晚，我枕着一块砖头，倒床便睡，在入睡过程中，把别人的磨牙声、梦呓声、打鼾声，统统装进自己的梦境，一觉囫囵至天明。

翌日，脏活、力气活，周而复始。半下午时分，工地上1元5个大馍，如期而至。每每如此，工友们一哄而上，斯文扫地的我也顾不了斯文，也一扫以往挑食的毛病，狼吞虎咽的来两个，不为享受，只为充饥。

2003年左右，上有老下有小的我，再次踏上打工之旅。

“北京欢迎您！”京剧中原汁原味的唱腔，把我唱得血脉偾张。对这个传说中的诗意化的首都，我竟然也有一种久违的亲 and 感。

初到京城，从北京西站到大红门，从公主坟到五棵松，沿途欣赏着富丽堂皇的街道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确实让人兴奋许久。当晚，我“下榻”到一间混沌阴暗的地下室，看到墙上留下一行诗：“天堂有路你不去，地狱无门你偏来。”我忍不住暗自发笑，心里依然信誓旦旦，偏要混出个名堂。

当群众演员的时候，入一次戏，只补贴10~20元，若是中午，贴一盒桶装方便面。经济空前拮据的那阵子，打牙祭的也恰是廉价的方便面，感觉头发丝里、毛孔里都散发着方便面的味道。食、色性也，偏偏那时候，嗅觉异常灵敏，一缕微香都能捕捉到。对面饭馆的隆隆香味不期而至，向我的食欲发起挑衅，正是饥肠辘辘的时刻，还真让人欲罢不能……

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，不甘平庸的我，还真把自己美得“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可在京城，想找一个对口味的工作，还真不是一件易事，我经常像游魂似的，在京城的上空飘荡。在潘家园市场，看到许多民工待价而沽，木工60元/天，瓦工70元/天……我只好将自己定位在小工之列，40元/天。有一次打下手，裁三角板、大芯板之类，一刀子划下去，刀子飘了一下，正落在大姆指上，大姆指顿时耷拉成两片。血涂了一身，泪糊了一脸，我一路小跑找医院，活生生缝了十三针，血才被止住。

尽管如此，我依然待城市如初恋，时刻抱之以笑。在病假的那一周，我拾起了一本破旧的《新华字典》，在寂寥的岁月里，看它三、五页，日积月累，等待着厚积薄发。等有了第一笔原始资金积累后，我买了台二手电脑。一种写作的欲望如同初升的太阳，跃跃入试，在键盘上笔走春秋，我手写我心，有时还真把涂鸦之作，涂到了《雨润人》《安庆日报》等报刊杂志上。

2015年，正赶上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好时光，我和兄弟合伙成立了一家小型公司。

如今，我正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，和那些依然怀揣梦想的农民工们一样，自强不息，且大放异彩。

三毛说过：“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，到哪儿都是流浪，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，有一个理由去坚强。”欣慰的是，打工者们用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内心，打通了城市那堵墙。

大桥门前过

(池州) 张立平

我家房子依堤而立，向北面江，朝闻船笛起，晚枕涛声眠，居住此地，悠然自得。

几年前又添一景，开门见桥，或静或动，时而如巨龙醉卧，时而似猛虎狂野。越看越发滋味，越看越来喜劲。

从田地收工归来，晚霞远去，桥上的灯齐刷刷地倏然亮起，与对岸宜城万家灯火呼应成景，如虹凌空，染红一江水，乐透两岸人。每逢节日喜庆，聚光灯打在两主桥塔身，像是银剑试天，威猛壮观，给人无穷之力。每逢八月中秋，我家借“光”添乐，院里墙外一片明亮，五棵柿树挂满了千百盏红艳欲滴的“红灯笼”。晚饭不用点灯费蜡，搬出桌椅菜饭，一家人面对天地、星辰、桥景，我与孙儿对饮，小的是白开水，老的是烧酒，他敬我喝，杯杯碰响，几杯下肚，一天的劳乏烦恼无影。饭毕，小的还是不放，非要上桥摘灯，说那是星星，这哪成，他又哭又闹，我只好俯下身子当牛做马，任他背上骑打取乐，我心里也是美滋滋的。

桥上侧是另一番景象，竣工前一天我骑自行车两个来回，道路平坦如镜，真是舒坦爽快。之后坐车过了十多次，每回都爱推窗居高临下，一切尽收眼底，大江像条白练，夏宽冬窄，向东向西延伸无尽头，工厂、大楼、树木、船舶都显得渺小。自家房子像是孩童玩的积木，陌生而又熟悉。正如北宋大

诗人苏东坡所说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

我家十多米处便是旱桥，炎夏一到，老人们搬个凳子三五五个聚在一起，乘荫纳凉，东家长西家短；小伙媳妇席地而围，玩起扑克斗地主、下象棋、羽毛球；孩子们玩耍花样翻新，这里成了乡间一块乐土。

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几位造桥人曾在我家住过两个春秋岁月，天天见面，雨天是泥、晴天是汗，工作日夜不定。我时常到工地看新鲜，钢围堰罩在江中，水抽干了深不可测，胖胖的桥墩日渐长大。令人称奇的是几百吨重的大梁在滑道上按照人的意志移动，他们精工巧手令人敬佩。后来完工走了，我们相互舍不得。半月后，姓钟的工程师来信说，原班人马去了杭州湾大桥工地。他们一生与桥结缘转战南北，一座座新颖漂亮的大桥在他们手中诞生，真是巧夺天工，美如长虹。

大桥开通几日，我的梦老是被车声笛鸣碾碎，心中生出不悦，天长日久就习惯了。去年冬天下雪封桥，没有平时车来车往，鲜活的东西不见了，周边死一般的寂静，我梦不成形，十天后通车了，人才恢复。或许我与桥有了情感，融成一体。有人说物是死的，但大桥在我心中却是有血有肉有神的角儿。

大桥门前过，天天是支歌。

冶溪的成长

(岳西) 王金桥

到司空山下任职时，我只带了一套被褥，和一腔热情。没有再带其它，比如一支笔，一瓶墨，一张纸，一方砚。

没带这些，不代表我停止了写字，或是放弃了爱好。

小镇地处皖鄂两省三县交界，是县里的边远乡镇，距县城一个多小时的路程。这我不能天天往返家中，也好，安心地待在小镇上，用心处理公务，用情体察民情，做些为小镇发展力所能及的事，充实并踏实着，大多时候心境是澄净的。

心净看啥都是纯净的，美好的。比如，那远山，那溪流，那村庄，那田畴，古树与茶园，伸着懒腰的花猫与咀嚼稻草的黄牛，劳作的老农与晨跑的师生，阳光与雨露，生机与活力……这一切，美好的一切，如同书法创作需要的环境与氛围。

我清楚地知道，在这片山中江南肥沃的土地上，应该出几幅精品才对。常常地，清晨，或是傍晚，司空山的轮廓，清晰而流畅，在深邃的苍穹中如同“锥画沙”般自然，司空山直插云霄，恰似一支巨大的狼毫。雨后，或是春日，东方红水库清澈明亮，水汽氤氲，这分明就是一方上好的歙砚，已盛满澄净的磨墨之水。放眼望去，三万余亩的田畴平整如毯，宛若一张绝佳的中国红星宣。

如此，我常常与同事们交流，这么好的

地方，这么好的环境，干工作少不了作品意识、精品意识，要不，真的对不起大自然这绝佳的“笔墨纸砚”呐！

脱贫攻坚大潮涌起，易地搬迁、产业发展、双基提升、乡村振兴……一茬茬好政策，一桩桩好举措，我们不可辜负。多少个日夜，镇村同事与民同行；多少波汗水，任劳任怨倾情挥洒。幢幢农房拔地而起，片片产业生根开花，道路宽敞平整通畅，人居环境大为改善，村里办事不再捉襟见肘，村民银行存款日益上涨。我真切地看到，农民笑了，发自内心的；我也真切地注意到，镇村同事笑了，发自内心的——应是为大家共同创作的一组组“作品”吧。

在冶溪，我无需笔墨纸砚。有一套被褥裹身足矣，只要一腔热情不减，处处是笔，是墨，是纸，是砚。

小镇的名字叫“冶溪”，以三国时曹操屯兵此地淘洗铁砂冶炼兵器而得名，坐落在司空山下。司空山，赵朴初先生说这山是中华禅宗第一山，自治溪崛起而起，气势恢弘，不愧是中华禅宗的圣地，是天地孕育的神品。

在冶溪，那么多同事和我一样，在潜心扶贫，我们看到山村的面貌日新月异，心里又满足，又自豪。村民们看到了干部的辛劳和贴心，心里有信任，有感激。

冶溪，在默默成长和变化……